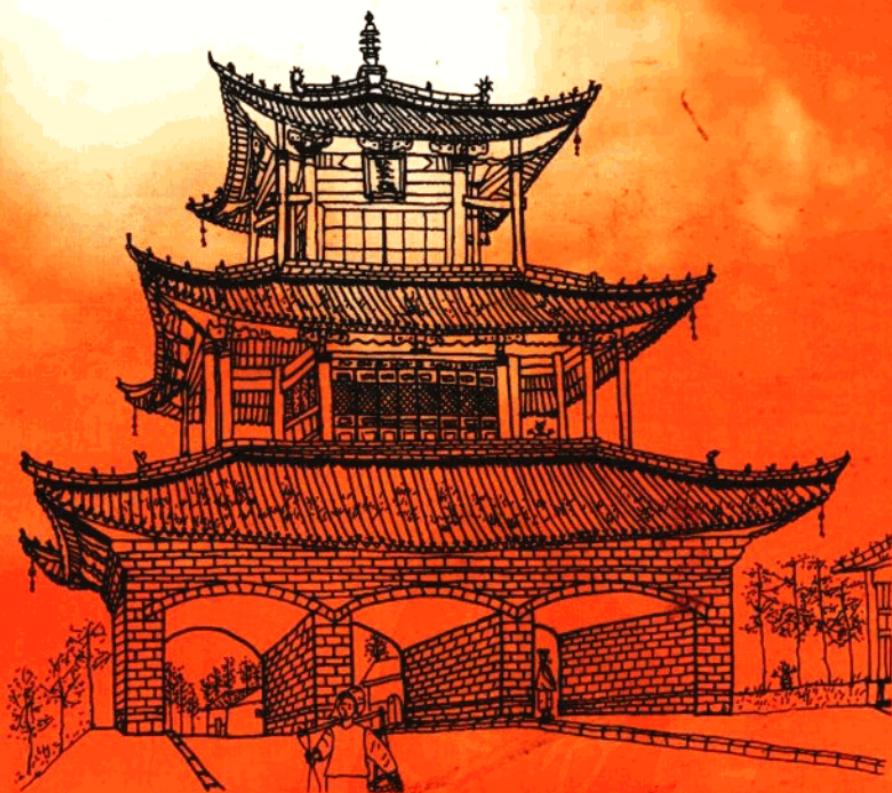


盘龙回眸



盘龙文史资料第22辑

盘龙回眸

昆明市盘龙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政协昆明市盘龙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

顾 问：赵 钧 房正强 聂 索

主任委员：李如春

副主任委员：夏 雷 梅德源 崔宝坤

委 员：马宝康 马颖生 邓家琪 毛祥麟

 吕 磊 李忠祥 何 群 周家骅

 张永坤 赵世新 靳津平 殷晓俊

 龚景亮 彭 磊

《盘龙回眸》编辑委员会

编委主任：李如春

主 编：梅德源

副 主 编：马宝康 邓家琪 毛祥麟

编 委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 马宝康 邓家琪 毛祥麟 许 明

 杨维新 张永坤 赵世新 彭 磊

责任编辑：邓家琪

图片编辑：杨维新



目 录

人物画卷

目
录

1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盘龙教育界的“五朵金花” | 周家骅(3) |
| 为振兴中医而奔忙 | |
| ——张浩然先生一席谈 | 许 明(10) |
| 龚自知与云南文化教育 | 张励民(18) |
| 云南中医界的戴氏医学流派 | 钟宽洪(33) |
| 一代名商李琢庵先生 | 蒲 露(43) |
| 逝者如斯 | |
| ——追忆万揆一先生 | 周家骅(57) |
| 林景泰:袁状元点中的诗“状元” | 聂 索(61) |
| 父亲戴旦的文学戏曲之路 | 黄 曙(75) |
| 昆明名士张学智先生道德文章二三事 | 毛祥麟(87) |
| 临江里 58 号 | 陈约红(99) |
| 蔡希陶和两棵树 | 张昆华(104) |
| 著名金石书画家黄继龄 | 张 俊(112) |
| 马少波与云南京剧 | 乔嘉瑞(119) |
| 蔡希陶的云南植物情结 | 阿 芒(125) |



高标逸韵话林老

——原建民中学教务主任林毓杉侧记 张 川 (132)
选择光明

——原云南省主席卢汉机要秘书吕小元先生侧记 杨维新 (139)
石房子和原主人李鸿谟先生 邓家琪 (144)
不为苍生早赋归

盘龙回眸

——唐继尧诗作简介 陈秀峰 (151)
川籍滇缘的杨升庵 余 音 (蒙古族) (159)
缅怀李瑞、万揆一先生 雁 寒 (163)
我的舅父唐继尧 董坤维 (166)
不该忘却的烈士
——昆明东郊石塘山考察记 毛祥麟 (171)

2

盘龙史话

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昆明补遗 卜保怡 (179)
撒梅人的文化遗存记事 杨毓骧 (191)
交三桥 张昆华 (198)
建民中学今昔 郭若伟 冯永跃 (203)
盘龙区医疗机构记述 刘琼英 (211)
盘龙区中医院 28 年的回顾 李 丽 (218)
盘龙区口腔医疗发展简记 阿 芒 (226)
忆峨岷中小学校 段之栋 (229)



由三五六厂分出的云南机床厂 刘扬武(236)

乡土追记

水城昆明 口述:马德仁 记录整理:马宝康(245)

盘龙杂记 杨志汉(252)

乡土文化在联盟 李昆 李祥(260)

老昆明的“大菜园”

——联盟街道蔬菜种植琐谈 李昆 李祥(263)

渐渐消失的市井与营生 张永坤(266)

三尖山求雨祭龙民俗两则 钱凤娟(274)

校场坝与俗文化 朱朝炳讲述 李国庆记录(278)

柳暗花明又一村

——春城文艺之家成立廿一周年掠影 余嘉年(283)

古幢发现记 张佐(290)

滇剧在盘龙 王希信(295)

文明街的记忆 熊克高(303)

目
录

3

昆明风情老建筑炭素白描画选登

昆明风情老建筑炭素白描画 陆泓(307)

封面:民国时期的状元楼(聚奎楼) 陆泓



人物画卷



盘龙教育界的“五朵金花”

周家骅

盘龙区地处昆明市主城区，历来是昆明乃至云南全省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之一。教育工作尤其是基础教育一直走在昆明和云南的前列，多次受到国家和省、市的表彰奖励。这与盘





龙区教育战线拥有一大批德才兼备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师密不可分。在这些教师中,有不少人因成绩突出,业绩显著,相继走上区内外的领导岗位上,而更多的优秀教师则坚持在教育第一线,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而孜孜不倦地忘我工作。

上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,在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”、“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”的方针指引下,盘龙区教育战线掀起了“教育革命”的高潮,涌现了一批又一批优秀教师。本文将着重介绍的“五朵金花”就是这些优秀教师的代表。

大家知道,为向新中国国庆十周年献礼,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,云南作家季康、公浦编剧,著名演员杨丽坤、莫梓江等主演的电影《五朵金花》在全国上映后,引起了全国观众的巨大反响,“五朵金花”从苍山脚下,洱海之滨飘出,飘向全国,飘向世界。“金花”更成为勤劳、智慧和有优异贡献者的代名词。盘龙区优秀教师群体中,有五位女教师因教学成绩特别突出,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誉为盘龙区教育战线的“五朵金花”。她们分别是:

范玉英,原中华小学教师。她在长期的教育与教学实践中,不断总结省内外的先进经验,积极探索教学规律,尤其是在低年级儿童教育方面,总结出一套近乎完整的教学经验。60 年代初,《云南日报》记者丁一海对范玉英的教学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,写出了长篇通讯《听课记》在《云南日报》连载,在全社会引起了极大反响。范玉英老师视接受教育的每个孩子为自己的亲生孩子,用慈祥的母爱去关心他们,教育他们,使他们从小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由于范玉英在教育战线上的杰出贡献,使她成为云南省首批特级教师之一——另一位是师大附中的物理教师朱秋卿,1980 年被评为全国“三八”红旗手。在范玉英老师的带动下,中华小学校园内掀起“比学赶帮”的教学改革热潮,张宗兰、黄淑明、黄民武等一批优秀教师脱颖而出,成为全区教学实践的带头人。中华小学也从最初的一所私立学校一跃成为全省重点



小学,到1987年更成为云南省实验学校,至今在教育界保持着较高的声誉,许多家长都为自己的孩子能在中华小学上学而感到自豪。范玉英老师退休之后,仍念念不忘自己所热爱的教育工作,受聘到一些民办学校传授教学经验,继续为教育事业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。

丁懋萱,原华北小学教师。她很早时候就接受党的教育,投身于人民事业之中。在华北小学任教期间,她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教学工作之中。她所任教的华北小学,是一所规模很小,办学条件较差的学校。丁懋萱老师对教学工作无比热爱,也无比负责。大教育家孔子曾经说过“有教无类”。丁懋萱老师正是遵循这一教诲,无论是家境贫寒还是殷实富裕的孩子,她都一视同仁。她在长期教学工作中,总是勇挑重担,为了教好孩子,她几乎没有星期天。家访、辅导这些分外之事,在丁懋萱都是理所应当做的。她长期担任毕业班的教学,她的教学班,在每次全市小学升初中的统一考试中都能名列三甲之列,而且连续多年保持总分和升学率全市第一的殊荣。在担任学校行政领导工作后,她仍然坚持在教学第一线,为全校教师做出了表率。1984年盘龙区政协成立,她被推选为区政协副主席至今。在繁忙的行政事务缠身之际,她仍然坚持深入教学第一线,以身作则带领全校教师为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而不懈努力。离休之后,她还担任昆明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一职,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。她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,多次到北京参与国家大事。直到今日,已年届七旬的丁懋萱仍在统战工作中继续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。

钟玲玲,原咸和小学教师。这是一位命运蹇乖的女教师,由于她年龄同我相近,所以在这里我愿对她多说几句。钟玲玲原籍海南,自幼随父母到昆明定居。五岁时父母到寮国(今老挝)谋生,她和年幼的弟弟则由年迈的祖母抚养。昆明解放时即和父母



失去联系。小学毕业后一直靠人民助学金读至高三，1957年毕业然后就由组织分配到明通小学任教，两年后调咸和小学。她深爱孩子，也深深热爱教育工作。在孩子们面前，她总是以知心姐姐的形象出现。尤其是对比较顽劣的儿童，她想尽一切办法说服教育，不断融洽师生关系，深受学生的欢迎和爱戴。

好学上进，忠于职守，是钟玲玲人格魅力所在。她刻苦钻研教育理论，精读《普希金教育学》、《教育诗篇》、《心理学》、《女教师的笔记》、《塔上旗》等中外教育名著，从中汲取丰富的养分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。她尤其擅长语文教学，多次为盘龙区和各县区教师进行观摩教学。凡是听她讲课的人，都一致认为她的课堂教学是一种“艺术的享受”。钟玲玲的课堂教学，气氛总是亲切而又轻松。这与她虚心好学，博采众长，与人相处满腔热忱，平易近人有很大关系。困难时期，同样处于困境之中的钟玲玲，将珍藏多年银匙变卖之后，去接济生活困难的青年教师。她所培养的学生，遍及祖国各地。她也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，曾多次被评为盘龙区先进青年、优秀辅导员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。1978年评为盘龙区语文教学标兵，1979年评为昆明市模范教师。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，由于父母侨居海外，在“文革”期间遭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——顺便说一句，“五朵金花”及后面要提及的“阿鹏”，以及许多日后为盘龙区作出各种贡献的优秀教师，在“文革”时期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变，就在钟玲玲踌躇满志准备再为教育事业贡献新的成绩之际，1979年，她因心脏病恶化不得不住进昆华医院。我曾几次到医院探望过她，她居然卧在病床上还在为学前班和一年级的学生编写着补充教材。延至1982年，钟玲玲终因心脏病复发医治无效，英年早逝，年仅41岁。钟玲玲的追悼会在咸和小学（现盘龙二中）一间教室里举行，临时布置的灵堂里摆满了她的同事、她的学生送来的



花圈。前来吊唁的人无不掩面流泪甚至失声痛哭。一位普通教师的追悼会竟然有上千人前来，不敢说绝后至少是空前的。我曾经写下了一篇“你轻轻地走了”的悼文，由张大宁老师代为朗读。回忆此时此景，我不禁又潸然泪下。是时，范玉英、丁懋萱等钟玲玲的生前好友都前来吊唁。

钟玲玲实在是盘龙区优秀教师群体中的一位代表。在我主编的《盘龙区志》里，我把她的生平列入了人物传。我想，像这样平凡而又崇高的人民教师，是应当受到尊重的，至少是对她在天之灵的一种慰藉。

王榕春，原明通小学教师。她长就一副慈祥母亲的形象，她实在称得起是一位人见人敬的优秀教师。王榕春老师青年时就投身于教育工作，可以说她把毕业精力都投入到这神圣的职业之中。王榕春老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一套完整的经验。她在教学中从不生硬地强迫学生去博闻强记，而是以自己独特的组织教学，生动活泼的儿童语言来吸引儿童的注意力。她把母爱洒向了每个受她教育的孩子。由于她教学成绩显著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年青教师都纷纷向她请教。她总是笑眯眯地、耐心地解答着青年教师的提问。我曾经因要在教师培训班上讲课，为备好课到王榕春教师处请教。内容是讲冰心的名作《致小读者》，王榕春老师以极大的耐心为我精心讲解了一个下午，还热情地留我在她家里用了晚饭。王榕春老师热爱教育、热爱孩子，更愿提携后辈。她的心愿就是不仅自己要教好，还更愿更多的青年教师教好书。在“五朵金花”里，王榕春老师实在是一朵最成熟的花朵，而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。以后我因工作调动，和王老师的交往也就少了许多。去年听到王老师因年事已高且又多病而谢世的消息，竟也没有赶上送别她老人家，只是向她的亲属表达了一下自己的感激之情。王榕春老师有着慈母般的心怀，大致不会责怪我的不恭，但我会记住王老师音容笑貌的。



金碧岑，原明通小学教师。我和金老师的交往极少。在“五朵金花”里，知之不多的就是金碧岑老师。我只知道她和王榕春老师是明通小学两枝最灿烂的花朵。如果说王榕春老师的语文教学独树一帜，那么金碧岑老师的数学教学则独领风骚。明通小学在教育系统享有很高的声誉，与金碧岑老师的名字紧紧联在一起。我只听过一次金碧岑老师的一次公开课。讲的是方程的解法，金老师在课堂教学中，教态自然、端庄，分析算理如行云流水，逻辑清晰。深入浅出，学生容易接受，听课的观摩者更容易接受。学生接受的是新知识，观摩者接受的则是教学方法，教学思路。教师的教态，教师的仪表，在金碧岑老师身上很标准地体现出来。金老师退休后，曾到炎皇学校去帮过一段时间的忙。她是一位十分谦和的人。

以上就是我对盘龙区教育系统“五朵金花”的一些浮光掠影和印象。电影《五朵金花》里还有一位主人公，就是阿鹏。而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位“阿鹏”，他就是原盘龙小学教师刘家祥。刘家祥老师与“五朵金花”齐名，擅长数学教学，尤其是数学应用题的解析有他的独到之处。那时，教师的工资普遍偏低。全区教师中只有刘家祥一人是一级教师，其工资甚至高过当时的区级领导，仅就这一待遇来看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刘家祥老师教学成绩的显著。为了推广经验，刘家祥老师每个学期都要举办数次公开教学课。我和刘家祥的交往是在“文革”初期，我们都被赶往昆明近郊的小街乡去接受劳动改造。在刘老师眼里，我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。他很喜欢同我开玩笑，嘴里老是含着一只烟斗。他的外表却是一副老实巴交的农民样子。他出生于农村，成长于农村，他的夫人也在农村生活，他却能在城市学校里做出显著成绩，足见他是一位勤奋而又扎实的人。刘家祥老师德高望重，却从不摆老教师的架子，尤其是和青年教师相处十分融洽。年轻人都很愿意同这位老头相处相交。他所带的年青教师如李



家永、廖以爱、黄业忠、金宝祥诸人，日后都迅速成为全区数学教学的佼佼者。

其实，盘龙区教师队伍实力雄厚，人才济济，像“五朵金花”和“阿鹏”这样的优秀教师层出不穷，早年的马瑞麟、张庆瑜、管琼英五十年代就是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，日后的陈靖华、朵智琳、叶于康、查圣荣……都是省内小学教育的领军人物。

党和人民对优秀教师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原侨光小学校长霍志琨、十一幼儿园教师赵银珊、中华小学校长宋承淑先后当选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；盘龙小学教师龙碧璇当选过党的“十三大”代表；丁懋萱则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。这在全省县区中是非常罕见的。被教育部、团中央、全国总工会、全国妇联表彰和授予各种荣誉称号者数以百计，当选省、市、区三级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者更是不胜枚举。

我坚信“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”的名言。我写出这些资料，无非是想为盘龙教育史添点砖瓦而已。由于年久时深，文中的疏漏之处，还望得到指正。



为振兴中医而奔忙

——张浩然先生一席谈

许 明



2007年6月18日下午,在盘龙区政协文史委赵世新的陪同下,我们专程到盘龙区原卫生局副局长、盘龙区中院院长、中医主任医师、中医专家张浩然的府地拜访了张老。83岁高龄的张老鹤发童颜、精神矍铄、十分健谈……

防治传染病
服务于民众

云南省的中医人杰地灵,名医辈出。建国初期,我省便拥有诸如姚荫轩、戴丽三、吴佩衡、姚贞白、康诚之等名医,我作为他们的晚辈、后继者,为此感到骄傲与自豪。我一直在盘



龙区从事中医工作几十年，对盘龙区中医事业有所了解，也有所认识。应该说，解放后，盘龙区的中医队伍相当雄厚。那时，盘龙区中医的门诊人次比当时的省附一院多了一倍。

五六十年代，流行百日咳、猩红热、麻疹、天花等传染病，这些病的防治都以中医为主，而且作出了贡献，在中央挂了号，受到中央的肯定。那时，我们主要是煮“大锅药”，分发给患者服用，其处方是我开的，分为预防和治疗两个处方。有时候，为了预防，我们对凡是来医病者，都要先喷喉预防，再进行治疗。所以我一边喷喉，一边看病开处方。许多病人都感动了，说：“张医生，我来帮你喷，你只管看病就行啦！”

1957年，盘龙区成立了珠玑门诊部，我作为非党人士负责此门诊部。在门诊部工作的大多数是年迈体衰的医生，有的只是挂个名，有病在家疗养。那时的体制是集体所有、全民管理、自负盈亏……记得，在这段工作期间，竟有十八名职工相继逝世。我们诊所每天来看病的有200多人，那时的挂号费五分钱，一般的发热只需花不到2角钱就退烧止咳啦！

1958年由于困难，营养缺乏，好多人患了水肿病，我们也爱莫能助。但仍尽到医生之职责，采用大锅药，以温补为主，有的患者还开补中丸、女金丹、归脾丸等服用……

下厂下乡，接受改造，为工人农民看病

60年代时兴下厂下乡，我被派到气象路的冶金机械厂。当时年富力强，每天起早贪黑骑着自行车到冶金机械厂给工人看病。那时的冶金机械厂有职工家属3000余人，每天看病都近百人，每人收挂号费一角，药由厂方医务室负责。为了保证我们珠玑门诊部的收入，机械厂给我们门诊所每看一位病人三角钱的诊费返还。当时，为解决病人煨药难的问题，在冶金机械厂的技术